

重温精神家园

1991年7月，当骊歌声中1986级的2083名学子怀揣着张孝文校长签署的毕业证书，走出清华园，走出最后的纯粹意义上的学生时代，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甚至远涉重洋，走向自己前路漫漫的梦想和未来时，大学时代的得意和失意已经被尽数抛到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对即将展开的全新生活的满怀憧憬——尽管豪情万丈中也会夹杂着些许惶恐和迷茫：

我们不知道，迎接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们的职业生涯轨迹将如何展开，呈现怎样的风采或者曲折？谁将在我们的风雨人生中与我们执手走过？大多数的我们也根本预料不到，在我们走出校园的二十年间，在七千多个日日夜夜之后，我们的国家，将发生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母校，也将在各方面有多么迅猛的跃进。

那时我们没有想，也不可能去想，二十年后再相会，我们这群在那个难忘的七月哗啦一下散开去的86级学子，会在何地何时、会有多少人能够再次聚首。我们也难以体会，从青春年少到华发隐现，二十年的黄金岁月，竟然真的如白驹过隙！我们不会去想，二十年，光阴的故事，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将会给我们自己、给母校、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沉淀下什么样的辉煌和沧桑。

二十年，说长不长，因为依然感觉往事如昨；说短不短，因为它造就了许多切切实实的人生积淀和繁华荣辱变迁。这是我们毕业后继续成长的二十年。尽管这是我们各奔前程的二十年，但在我们各自的人生轨迹上，因为有着那段清华园里五年同窗共学的交集，我们每一条轨迹无论多么的散漫不羁、天马行空，但我们仍有共同的源头可以去追溯，有共同的情感港湾可以去停泊，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我们疲惫或者春风得意时可以去栖息，抚慰我们的心田，平静我们的张狂，坚定我们前行的步伐，抗击我们偶或抬头的沉沦念头，激扬不时被功名利禄尘封住的轻舞飞扬的理想。

二十年间，那赋予我们这群清华园里走出来的孩子以独特气质和色彩的五年生活中的点滴，曾一次次地在我们以后的日子里执着地闪现，提醒我们曾经的青葱岁月。二十年间，它们不止一次地在我们身处特定时空的某一刻，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在瞬间占据我们的思绪，带给我们外人无法体会的会心微笑和淡淡伤感：那大草坪上长发飘飘的校园歌手向稀稀落落的听众弹唱自己新谱歌曲的殷勤；那西大饭厅的新年狂欢会上，七八个乐队轮番

上阵的华丽璀璨；校园诗人在新年钟声敲响时，深情朗诵起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的那种神圣和浪漫。我们也记得，1990年春天，主楼后厅，空前激烈的那次学生会主席竞选；还有早已消失的“大学生之家”那价廉物美的小炒、周末从七食堂到十四食堂里争相斗艳的飘荡舞曲，间或夹杂着罗大佑的《恋曲1990》……这些只属于我们这一群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清华学子们的生活片段，这些像发黄的相片一般静静地被收藏在我们曾经年轻的心中那最柔软角落的经历或场景，常常在不经意间，会像缤纷的树叶一样，悠悠地飘落在我们的记忆草坪上，触动我们的情感五弦。那是属于我们的“闪亮的日子”！

二十年来，“清华大学一九八六级”这一入学伊始便尘埃落定的永久身份便一路伴随着我们，并且还将继续伴随下去。不管我们在过去二十年里，经历的是辉煌还是曲折，畅意还是失落，它注定会成为我们这群翱翔在各自天空的学子联结的纽带。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二十年了，让我们再度重温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同学们！我们是一群由“清华大学一九八六级”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标签关联在一起的、目前散落在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独特群体。现在，借着母校百年华诞和我们毕业二十周年这样的双重纪念，是否，到了把散落的珍珠重新串联起来的时候了？

曾几何时，因为有清华这样一个精神家园始终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前行的路是多么的幸运：她不止带给我们切实的机遇，更不时给我们温暖和勇气，让我们二十年的人生路程，比很多的同龄人、同时代的大学生们，少几分曲折摸索的苦涩，多几分沉静坚定的自豪。

二十年，我们体会了人生际遇的迥异，见证了时代变迁的不可逆转，经历了伟大祖国的日新月异，跨越了世纪千禧，并以各自的方式，关注并参与了母校的世界一流大学之旅。

这是我们继续成长和自我发现的二十年。蓦然回首，二十年间，有多少事我们错失，有多少人我们辜负，有多少机会我们眼睁睁放过，有多少牵挂，在不经意间断了线。

但我们希望，我们彼此间的牵挂，会如那陈年的佳酿，醇厚之情历久弥新。

亲爱的一九八六级的同学们，让我们再一次聚首到清华园四月明净的天空下，去重温我们的精神家园，向我们的母校，向我们敬爱的师长，向我们久违的同学，送上我们由衷的祝福和感恩！

让我们一起来温习这一堂感情功课。

材料系材料6班 金兼斌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